

新派魔幻奇情武俠小說

# 紅樓劍

3

江上魂 著

文藝出版社



新派魔幻奇情武侠小说

# 红 楼 剑

(三)

新派  
奇情  
魔幻  
武侠小说

PDG

## 第十七章

周围的空气也骤然紧张起来。在这样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一个阴冷的高手，对杜水来说，可太不利了。龙小青让他自残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他们的话又如何令人相信呢？我绝非苟且偷生，实则是一旦自残，就等于看着自己的亲人任人宰割，这是上天也不能答应的。可龙小青的双眼，明显射出了不可忍耐的毒光：“杜水，我再说一句，你还不按我说的去做，就别怪我心狠了。”

杜水道：“我做，立即做。”他把剑对准自己的眼睛，就要射进去。这时，那个阴冷的声音又传过来：“龙小青，你要小心他耍花招。”龙小青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我知道……”就在她正说话的空儿，杜水聚了毕生之功力，向龙小青刺出一剑，正对她的咽喉。这一剑太突然，也实在太快，龙小青连想下毒手杀吴音欣的时间都没有，忙乱中来不及细想，斜身而过。这一轻功身法，也轻快无比。

杜水虽然一剑无功，也万分喜悦，吴音欣终于又被抢过来了，这对他来说，重要的程度超过了他的生命。他一抚按吴音欣的百会穴，她又醒转过来。见丈夫在自己身边，吴音欣顿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可看见杜水周身是血，又心疼万分。此时，丈夫的生命就是她的一切。她伸手去摸杜水的伤

口，杜水止住了她，笑道：“欣儿别动，丈夫是铁打的汉子，岂惧这点皮肉之伤？”

话是这么说，身体被剑透体穿过，仍在谈笑风生，做到这一点的，世间怕没有几人。这要有多坚强的毅力！吴音欣柔肠慧心，岂能体会不到受伤的痛苦？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只有无限深情地望着他。

杜水可没有时间去理会这些。自己身负重伤，四周强敌窥视，稍有一点大意，自己的一切就将化为白云。

这瞬间的突变，连外边的那个人，也深感意外：这小子身负重伤，还有如此快的手法，真是稀奇！龙小青和吴冶、泰山双杰四人站在一旁，苦思计谋。龙小青有点后悔了，该下杀手的，被他抢去，不好办了。

杜水这时唯一要做的就是运功疗伤。他极力把自己推向空无，他抚着吴音欣的头，剑拄地，两眼漠远，化成了一片白云，一阵和风，如一座雕像，立在吴音欣身旁。妻子对丈夫的这点微小变化，也是体察入微的。她一动也不动，她不愿因自己的活动影响丈夫。

开始，龙小青、吴冶等人见杜水不动，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。过了一会，那个冷怪的声音说：“龙小青，你们该进攻了，再拖下去有百害而无一利。”龙小青心中烦闷，她想：这个问题，连三岁儿童都懂，还要你来提醒？但怎么攻呢？她一时还想不出。当她看到杜水苍黄的脸上有了生气，才吃了一惊：怪不得他不动，原来在运功疗伤？邪门！头次见这样疗伤的。他到底练成了什么功，这么古怪？什么也不象，就是不好对付。在她刚要动手的当儿，她忽改变了主意。何不让泰山双杰做替死鬼，我从背后偷袭呢？这确是绝

妙无比的毒计，然而苦了双杰兄弟。他们助纣为虐，却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呢！

泰山双杰任文兵、任文冲听说让自己进攻，顿感死的恐惧，这不是要自己的命吗？真不该和这淫妇一块来，这可怎么办？两人迟疑不前，又推迟了一会，这可气坏了龙小青，她恶狠狠地说：“你们不想活了是不是？”任氏兄弟忙说不是，可就是不进攻。现在，每推片刻，龙小青的心就如油煎火燃一样。她终于怒不可遏了。

忽然泰山双杰说：“杜水死了！你看，他站在那儿，半天没动，脸也灰败了下去，眼睛里已不闪光了。”

龙小青仔细观看，果然如此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他真死了？奇怪，他怎么会死得这么容易？但杜水的外相却是一点生机也没有了，龙小青迷惑了。再等一会，别上了他的当，也许是血流太多，受伤太重之故吧！她看了吴冶一眼，吴冶冲她嘲笑、讨好。龙小青又耐心等了一会，杜水身上的血迹都干了。忽地，他的脸色恢复了正常。龙小青大骇。怎么又返阳了，刚才是装的吗？

杜水突然说话了：“龙小青，看在我们曾有一段交情的份上，今天我放过你，下次再与我为敌，可别怪我不客气了。”

这小子好了，这么快吗？龙小青惊疑万分。可她纵然不相信，也不敢再攻了。但她并不甘心，天下没有这么厉害的功夫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就如好人一样。我不攻，让他们三人上。

吴冶不满地看了龙小青一眼，又充满乞求地说：“他既然放过我们，我们何必再斗呢？”

龙小青大怒：“怎么三个壮汉，不敢斗一个伤残人吗？”

吴冶无奈只好和泰山双杰任氏兄弟三面围上。杜水仍是那样无畏、无怒，一副一切与他无关的样子。吴冶冲任氏双杰一点头，三人齐攻，刺向杜水。

在短暂的瞬间，杜水拄着的剑突然抬起，一道剑幕由地而升，如天地间弥漫了一层愁云一样，剑光四射，这正是杜水的广无剑术中的“万相归无”一招。三声惨嚎，三个人，每个人胸前三个透明的剑孔向外喷血。这三剑刺得太重，每个人都摇晃欲倒。吴音欣一阵哆嗦，杜水说：“别怕，那不是冶弟，这是个冒牌货，若真是他，就是刺我两剑，我也不会还手。”

谢天谢地，那人不是冶弟。怪不得我也觉不象呢？

三个人都没生望了，倒在地上。龙小青见杜水的剑法如此神奇，自知对不了手的。吴音欣一把抓住丈夫的手，贴在自己的脸上。龙小青转身而逃。远处传来她怨仇的声音：

“杜水，我不会放过你，下次定让你死在我手下。”杜水冷笑了一声，没有言语。

不知为什么，那个阴冷声音的人没有出现。杜水刚一松懈，一个红球从外面飞过来，杜水大骇。他身体不灵便，无奈何，随手把桌子扔过去，正好和飞来的“火云珠”相撞。

“啪”地一声，烟花火苗四溅。杜水和吴音欣跑出几丈外，那些易燃之物没有进到身上，可在地上躺着的，没有一个跑得了，全被“火云珠”烧着了。这“火云珠”极为歹毒，烟硝粒子也有十分骇人的剧毒，沾上别想活。那几个人被覆盖了。断了腿的秦白也被烧死。

杜水一推，西墙倒塌，和妻子一道走了出去。杜水也不



想去看那个吴冶是何人所扮。天下要找自己麻烦的人多了，何必非要知道他是谁呢？两个人出了院，向西走了一段路。杜水说：“欣儿，我们到村西的树林里一坐。”吴音欣点头赞同。两人来到树林，在一棵大树下坐定。吴音欣紧靠着杜水，不离分毫。杜水盘坐在地，运功疗毒。

在他刚开始疗毒不久，那个人又追来了。杜水认出了他，原来是阴仙白浩。他一只独眼闪着仇恨的毒焰，冷冷地说：“别练了，阎王不喜太强的鬼。你还是老实一点吧。”

杜水说：“你怎知我一定要死？”

阴仙白浩道：“因为我让你死，让你死得心服口服，绝没有怨言。”

杜水道：“白浩，你不要太自信。事实说不定和你的愿望正相反，到那时，你才知道你自己是不可信的。你用自欺欺人的方法来进行报仇，等于用刀剝自己的手。”

阴仙白浩笑道：“我就是让你知道事实的。”他又拿出一个“火云珠”掂在手里，得意地说：“这个可以吧？你行动不便，一个就可以送你上西天。”杜水说：“你那个是假的，真的在这里。”白浩一怔，就在这瞬间，杜水一招“大合天灯”向他刺去。白浩惊绝：这小子真会找空。他来不及扔珠，急忙斜闪，但已有些晚了。杜水一下刺中他的肋部，疼得白浩冷汗直冒。杜水不敢松懈，又一剑点出，白浩只好极力再跃，但又吃了亏，眼里要喷出火来。他身子刚停，“火云珠”向吴音欣投去。杜水早料到有此一招，并不慌，运起神功一搂，那“火云珠”便被他的柔和内劲裹住，卷向白浩。这速度不慢，又惊得白浩只好连连闪躲。那“火云珠”被杜水用劲送出十丈外，虽然没有追上白浩，也离他不

远炸了。

白浩心惊肉跳，怕有一星半点，进到自己身上，那可没有办法解救了。他躲过这一次，站在离杜水老远的地方发怔。怎么回事呢？又被他躲过这次灾难，以后怕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。今天他受了伤我尚且不能对付，以后哪还有报仇的希望呢？白浩拿不定主意进还是退。杜水再也不盘坐在地，又站在那里，进入功境。这使白浩恨极：他在疗伤，我瞎使什么呢？等他好了再斗吗？但白浩虽在不住地催促自己，仍是迈不动双腿。这可不是玩的，一步之间见生死。威震天下的“火云珠”没把他炸死，在此呆下去，怕于我不利，我以后有得是时间，再找几个同道来一起对付他，怕他飞上天去！他不敢再耗下去，转身几个起落，已在百丈之外了。

杜水长叹一口气，回到吴音欣身旁，慢慢坐下。吴音欣兴奋地拉住他的手说：“哥哥，你的伤好些了吗？”杜水道：“没多大关系了，要想全好，要三天才行呢？”吴音欣道：“那我们快找一个僻静的地方，让你把伤治好。”杜水说：“好的，只是苦了你了。”吴音欣伸手搂住丈夫的脖子，深长地吻着杜水。慢慢地，杜水也把她搂在怀中。夫妻俩在享受这片刻的温馨。

他们走到一个小溪旁，杜水脱下衣服走进水里，轻轻地洗去身上的血迹。吴音欣在下游把丈夫的衣服洗干净，晾晒在石头上。杜水从水中出来时，衣服已被太阳晒干了，他轻轻穿上。

两人走上山岗。夜幕拉了下来。山上的夜特别静，杜水能听到它的呼吸。夜风是凉的，杜水为防意外，笑问：“睡



我怀里行吗？”吴音欣说：“我太想这样了，可你怎么练功呢？”杜水说：“丈夫有了新法，不用三天，只用一夜即可。你在我怀里和我的脉膊互应，我再寻找到大山的脉膊，这样，我们三体合一，我的伤会好得更快。”吴音欣兴致极足地说：“丈夫，你的怪点子真多，我为何想不出来呢？”杜水笑道：“因为我挨了一剑呀？刀、剑、血、哭声，使我比以前聪明了。我怀里的妻子是我的慧心。”吴音欣娇软无比地在杜水怀里扭动几下，笑语不绝。

在老山荒岭之上，一对相爱的夫妻，在天大的困难面前，也笑语不止，没有低头，这情趣连夜也闪动了眼睛。如此乐观的人，堪称古今仅有。杜水无语，吴音欣也慢慢睡去。风吹动杜水的鬓角，掀起他的衣服，夜露在他的四周转动，山上的草木，地下的土石，和他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。杜水的整个身体在欲不速则达的功境里，仿佛变成霞光万道的黎明，变成一个静静的湖，渐渐地什么也没有了，只是偶尔有一个天地相应轮廓。杜水成了木石，成了久远的追忆。直到天近黎明时，杜水才挟以风雷之声，从九天而落，又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各处的血液在流动，各部位的器官在他面前闪动，一切他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当太阳的光芒照在他们身上，杜水已经行了功。吴音欣美丽的眼睛正瞧着他，象个天真的儿童，在看一个神奇的陌生人。她笑问：“小哥哥，你夜里在给谁说话？”杜水笑道：“你又骗丈夫了，我何曾说过什么话？”

吴音欣小嘴一翘，做了个极其可爱的模样笑道：“在半夜的时候，我没有睡着。我听到你和一个男人说话。那人说：杜水，你问的事，我只能说你要努力，其它无可奉告。

你的身体恢复了健康，其它什么事，一切由你自己去做。”

杜水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我的元神和本神在谈话。肯定是元神问本神什么问题，本神拒绝回答。”

吴音欣“咯咯”地笑起来：“你又骗妻了。”杜水道：“我的小妻子，我何曾骗过你！这一切都是真的。”

吴音欣说：“我信的，世上我什么都可不信，可不能不信丈夫的话呢！”

杜水笑道：“这里面大有问题，我也弄不清，好象是元神要求和本神合二为一，本神斥责元神不守本分，忘记了自己的职责，妄想跨越生死之界。对此我实在无能为力。这其中的奥妙，还要细心地慢慢体察。”

吴音欣迷惑而惊奇地看着丈夫，问道：“那么说，他们不听你的？”

杜水说：“不听我的。相反，我要听他们的。不过，最初和最后他们两位尊神还要唯我命是从，服务于我。”

吴音欣嘻嘻而笑。杜水见妻子如此高兴，拿起她的小手摸向自己的伤口。吴音欣吃了一惊，怎么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呢？她又掀起丈夫的衣服仔细观看，什么伤痕也没有，和没伤一样。这使她大为惊奇。叫道：“丈夫，你用了什么仙法呀？”

杜水说：“你要用舌头舔一下，还甜呢？”吴音欣睁开妙目，有些娇昵地说：“又骗我了。”杜水说：“丈夫头次骗你，该打我一巴掌，来打我吧。”吴音欣“咯咯”地笑起来，两人闹了一会儿。

杜水说：“我的娇妻一定很饿了吧？我得给你找点吃的。”两人起身在山上转起来，看有什么美味野果。如此之

大的山林，寻点吃的，要极容易的事。两个人洗完脸，吃点果子，开始下山。

杜水说：“现在我告诉你一个怕人的想法。”

吴音欣说：“什么怕人的想法？”

杜水道：“他们扮成你弟弟的样子来对付我，我们总算躲过了。他们若装成我们的样子对付他们怎么办呢？”

这可是让人丧胆的事。吴音欣身子一抖，道：“那我们快去寻他们吧？”杜水道：“是的。可我的妻子把脸罩上吧，免得别人偷看。”吴音欣笑道：“我只让丈夫一人看。”

杜水抱起吴音欣，展起身法，向山下飞奔而去。过了大片的野地，又跋山涉水，向四川的青城山飞掠。他们刚走了不过二百里路，在一个小山沟里，发现了许多尸体。杜水一见，就知这些尸体原为名门大派的弟子，有少林派的，也有武当派的。他皱紧了眉头：这会不会是吴冶他们相斗的场面呢？那样的话，怨就越结越深了，以致终生陷入恩仇之中不可自拔。人得随时提防别人的袭击，这可怎么生活！吴音欣见丈夫有些忧虑，就问：“这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杜水说：“没有什么，不过是仇杀而已。我们临时改变行踪，到江湖中去寻找他们。他们也许会去双龙沟。我们到那里去看一下也行。”

吴音欣什么意见也没有，丈夫怎么说，她就怎么听。杜水一面奔行，一面说：“欣儿，你在我怀里，要想想我传你的剑术，悟透一招，顶练半年的。”吴音欣笑道：“我一直在悟呢，这可是一举两得。一想到剑，就想到你，我可以时时刻刻地想着丈夫。”

杜水说：“别滑头，一心不可两用。”吴音欣嘴一歪，冲杜水挤了一下眼道：“才不是呢，我就能分心二用。越想你，剑就练得越好。”杜水笑而无语。

他加速赶路，几个时辰之后，他们到了双龙沟。此时的双龙沟和吴冶来时已大不一样了，乱糟糟的，让人心烦意乱。一个人影也不见。他们从东边进来，自然一眼就看到双龙沟“双龙”所住的地方。可这里有明显的打斗痕迹。杜水慌忙进去一看，只有几具尸体。活着的人一个也没有。杜水进了屋，仔细地看了一阵，发现在屋门上面的小洞里有一个红包。杜水伸手运功，把它吸出来，是一个药丸，杜水仔细一瞧丸上有字，上面写着：“此药为‘大合大正仙丹’，为我寂寞孤独时所研，可增加一甲子的功力，愿有缘者服。龙天元。”杜水大惊，慌忙到尸体边辨认，龙天元已死多时了。杜水伤心地坐在一旁，默默无语。人生祸福实难料。谁想到，在山沟野地里也有杀机。杜水说：“欣儿，来拜一拜龙前辈。”吴音欣虽不明白何以拜他，还是心甘情愿地恭敬地磕了三个头，轻轻地说：“龙叔叔，你安息吧，我们一定照顾好青儿。”她拜过之后，杜水把龙天元埋葬了，立碑放在坟前，另外几具尸体，杜水挖一坑合理。

他看着龙天元的坟，长久地立在那里，眼睛有些湿润。吴音欣走过来，握住他的手。杜水转向她说：“欣儿，龙前辈承全了你，你可要记着他。”吴音欣惊道：“夫君，你说什么呀，他如何承全了我？”杜水说：“这一粒丹药，可和六十年修习相媲美。你服下后，就等于修行了六十年，这不是莫大的功德吗？”吴音欣喜道：“那我也可以飞跑了，可以不让你受累了！”杜水笑道：“是的。”吴音欣说：“那

岂不也要争杀吗？”杜水道：“你可以只护身，不伤敌，到万不得已，你也用不着留情，这一切由你自主，比任人宰割可强过万倍。”吴音欣点头称是。

杜水找来一个小碗，用水把药化开，汤成青黄色，有一种令人神爽气怡的醉人芳香，浓郁而深厚。杜水所以化开丹药，主要在于吴音欣丝毫功力也没有，不易吸收丹丸。丹药化开，就很容易被吸收，变做自己的功力。吴音欣接过去看了一会，一口喝下去。杜水笑问：“苦吗？”吴音欣点头道：“不算太苦。”杜水又给她半小碗他用神功催化的水，说：“这个可帮相你消化。”吴音欣也没有迟疑就喝下去。过了一会，杜水把她抱到水边，看着哗哗流淌的小溪，让她盘坐好，按杜水说的方法，进行修习。

片刻，吴音欣就感到自己要飘飘欲飞，周身扩张，体内有一股温水流似的东西遍及了四肢百骸，周身爽快无比，神高气畅。这等感觉一过，忽地又发觉身子陷进了扑天盖地的流沙之中，自己的肉在紧缩，无限地收缩，如被压在“五行山”下一般，一种无穷的力量注入了她的体内，随之又一切恢复如常。她微笑地站起来，含情脉脉地看着丈夫，说：“我以往一直不相信世上还有那样一个世界，今天，总算领略了一番。”

杜水说：“你相信这神秘的一切，说明你进步了。你按我传你的心法练习一下。”吴音欣一一试做，这一次令她吃惊万分，自己所做之事，一切都是那么顺手，轻功身如羽，内功力如潮，剑一动，霞光道道向外逃，见不得，此处剑气向天烧，好一个红装女儿逞英豪。杜水心中暗喜，不住赞叹。

吴音欣沉浸在博大玄深的剑艺中，自练自悟，过了有一个时辰，杜水说：“别练了，太阳落在西山了，多么短暂的一天啊！”吴音欣把剑收回，跳过来搂住杜水的脖子说：“短？我的收获却大呢？”杜水笑道：“这是你的命好，才有如此造化。”吴音欣说：“是我有个好丈夫，成天抱着我，这全是丈夫的功劳。”说完，她悄笑不止。杜水被她的情绪感染，也笑了几声。

吴音欣说：“在山上睡太美了，我们还是上山吧。”杜水说：“你不害怕了？”吴音欣笑道：“你搂着我，我害怕什么呢？”杜水说：“来，再让我抱着。今晚让你吃上好果子。”吴音欣笑而不语。

两个人向东奔行了十余里地，到了一个不太高的山上，刚坐定，忽见几个人影从东面而来，到了山前，向北一拐进了一个山坳。杜水甚觉奇怪，抱起妻子追了过去。

他们追了有四五里地，在一个小树林里，看见几个人正毕恭毕敬地站在两个老者面前。两老者东西相对而坐，正在地上划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西边的那个黑袍老者把手中的小棒一扔，长出了一口气，仿佛周身松散似的，兴奋地说：

“终于成了，花了我悠悠四十年岁月！”东边的那个麻衣老者也笑出声来：“妙绝，千古之奇也！四十年光阴没白花，哈哈……”黑袍老者说：“天仙数昆仑，人间有正果。穷尽天下智，为了这一剑。就叫天极剑吧？”麻衣人说：“甚好，我想，普天之下，这一剑无人能接，传给谁，都可称雄天下。”

站在一旁的几个人，虽然看清了他们画的一切，却不明其理。东一道，西一撇，什么玩意呢？杜水不愿被人认为是

偷窥剑艺，只好又远离了一点，以防被人瞧见。这时，那几个人中的一个高个子说话了：“祖师，崆峒三老在云清洞等您，说四十年之约已到，问您何时前往？”黑袍老者哈哈大笑说：“就去，就去，那三个老儿只有认输的份儿。”麻衣老人说：“是啊，那三老儿不会有我们这妙绝天下的灵感神悟。我们会惊天动地的。”

他们站起来，和几个来邀请的人一同出了树林。刚要上路，一个黄衣汉子跑来说：“祖师，不妙了，崆峒三老已入了江湖，说是江湖上吴冶、龙小青两个人专杀九大门派之人，大批精英被杀，一场武林浩劫已临眼前。比试之期，以后再定。”

黑衣老者停了一下，问：“你们谁人知道这两个人的情况？”一个高瘦的黑衣汉子说：“我们只是听了一些江湖传言，说龙小青以色相勾引男人。人一旦上钩，便遭杀害。她扬言要杀尽那些敢称强的人。”麻衣老人问：“无人能治她吗？”那人道：“也许有，可一直没有出来。连金花婆婆胡云也被她杀了。”黑衣老者说：“胡云算个什么东西，二流的高手。被杀也不亏。张三丰、光明佛在我们眼里，也算不上武林的峰巅人物，只是比较有名的高手而已。”

几个人听了直吐舌头：祖师从来没有这样褒贬过天下高手，今日为何如此放言无忌？麻衣老者说：“独领天下风流者，你们祖师和我也。”其他人一致称是。

杜水在一旁听得好笑：这两人纵是豁然大悟，也不必光说不做呀？露两手瞧瞧，不是更好吗？

黄衣汉子说：“祖师，我们就如此等下去吗？”黑袍老者说：“静极思动，几十年的静想，使我有动了的念头，顺



便也好除去你们说的那两个孽障。”众人点头。他们出了山口，向东而去。

这时，天已经黑了，杜水对吴音欣说：“这两个老家伙不一定那么神，你弟弟身负绝代神功，没那么容易受治。”吴音欣担忧地说：“他们人多呀？”杜水笑道：“打不过，不会跑吗？”吴音欣默默点点头。两人的好情绪被破坏殆尽。吴音欣走过来，投入杜水的怀抱，甜甜地说：“夫君，我们别想那些了，明天再说吧。”杜水无语。他们走到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，在一起数星星。过了一会儿，吴音欣说：“我们睡吧。明天，我们早行动。”杜水把她搂入怀中。

天刚蒙蒙亮，两人就起来了。吴音欣慢慢走到小溪边洗脸，杜水又躺了一会，不知不觉又睡了片刻，也许他有点倦有点累吧。当他站起来时，吓懵了：山上只有风云动，哪还有吴音欣的踪影？杜水急疯了，接连在山上转了几圈，什么也没有发觉。奇怪，她跑到那里去了呢？这速度也太快了！他正在极为慌急不安的时候，忽见吴音欣在小溪边笑着向他招手。杜水又气又笑，几个起落窜到她面前。吴音欣投怀入抱。杜水才要接她，突觉不妙，可有点晚了，气海穴被她点中，一股寒气把他定住了。杜水悔恨交加：真笨到了极点，怎会又上当呢？可吴音欣却哈哈大笑起来：“我的小哥哥，你想不到吧！”

## 第十八章

吴冶和龙小青自从和杜水分离后，就拼命向东南而去。逃了一阵子，他们在一座山前一拐弯又向西而逃。两个人的速度风驰电掣，翻过几道山梁，跨过大片田野，才慢下来。他们稍为休息了一会，投镇子上去。

后面追的人，功力相差甚大，有的在前，有的在后，慢慢就拉开了距离。这样一来，前面的人就只好慢下来，不敢向前急追。峨嵋派的掌门周云发说：“慧心方丈，我们这样也不是办法，还要另选良策。”慧心方丈说：“你有什么妙计？”周云发说：“我们这么追下去，垮的只能是我们，大批的弟子加入这恩怨之中，只会徒增死伤，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，不若让他们各回本派，只留几个精英就行了。”武当派掌门元阳子说：“不错，对付那两个煞星，人多也不顶用。只要我们人心齐，用力准，就不难克制他们。”邛崃派掌门刘天存说：“最好把昆仑派、崆峒派、恒山派的高手也联络上，这样，就形成了天罗地网，谅他们也逃不出去。”慧心说：“昆仑派掌门人白云峰素来不加入江湖恩怨之列，恐怕请不动。”周云发说：“我们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为何他就请不动呢？”元阳子说：“华山派的江雨贤已死，他的门下没有一个出色的，看来不能指望它了。”他的话刚落，